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
強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苗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侍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是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

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
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
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
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
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中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
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
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
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
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
他不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
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
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

通鑑卷之七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爭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訐，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民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

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
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
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
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
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
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
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
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
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
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
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
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
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
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爲中大夫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
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
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行三銖錢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

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上雅嚮
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史大夫蘭陵王
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
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
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
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
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

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

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門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爲丞相 初堂邑

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耳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上祓霸上還過上姊平陽

公主悅謳者衛子夫子夫毋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

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

死者數矣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

陽縣吏給事侯家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青

長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

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

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

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 時

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

過惡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

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累歎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

遷房陵

七國之敗也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

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灋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
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
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
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
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
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
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談諧上
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
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北至池陽

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與左右能騎射者期
諸殿門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
豕狐兔馳騫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
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就
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
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
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姬飲
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殺雞爲食以謝
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斤拜其夫爲羽林郎後乃
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

諸宮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
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
事上大詭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
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都涇渭之南
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
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
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

閭號爲土膏其賈晦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
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
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兔之苑大虎狼
之虐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上而思者老泣
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
西車驚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
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
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大
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上又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拔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鮮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於

東北 是歲南越王佗死其後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

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

後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壬子高園

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

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

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

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懸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

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勸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

難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

未諭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相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鏃殺郢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

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是歲韓安國爲

御史大夫、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
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
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
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
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
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
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矣汲黯之驚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
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

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之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計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

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

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漢紀十

起著雍涪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

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鴈門馬邑豪犇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

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樁車相望此仁人
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
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
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
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
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
臬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
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

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
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
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
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
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
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

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

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爲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執賓客益衰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爲人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上書論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及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夏四月隕霜殺草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地震赦天下九月

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爲中尉
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
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
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
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
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
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
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

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
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王 班
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
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
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
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
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
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通鑑卷六
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
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
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
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
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
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
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

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
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
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
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南夷天
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舟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
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
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及

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印笮
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
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印都爲
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詔發卒萬人治
鴈門阻險 秋七月大風拔木 女巫楚服等教陳
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
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二百餘人楚服梟首
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竇太
主慙懼稽顙謝上上曰皇后所爲不軌於大義不得
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
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嘗置酒竇太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
爲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
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
大歡樂之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
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
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
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
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

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八月螟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竣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

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

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

通鑑卷之六
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算商車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

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

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

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

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

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

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務生得廣置兩馬間絡

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

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

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

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

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

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

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孝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爲皇后，赦天下。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

數千人。東夷薺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是歲

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臨菑人主父偃嚴安

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

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

上書闕下，朝奏暮召。人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

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遷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

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

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
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
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
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
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使天下蜚芻
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
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
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
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
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
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

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
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
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
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
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
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
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
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
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

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
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
天下大叛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略葳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
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然起窮巷奮棘荆偏祖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妻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

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
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
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
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
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
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
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

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
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
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
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
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三月乙亥晦
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
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灋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自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旣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䟽闊未知匡改

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有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乂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瀆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瀆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瀆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瀆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

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瀆。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

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

其姊紀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

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

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尊之三月赦天下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去然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

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專力城朔方。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是歲中大夫張湯爲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瀆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